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珙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陸潮愈

欽定四庫全書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二

藝文志二

賦

魯王文木賦

漢

中山王

麗木離披生彼高崖拂天河而布葉橫日路而推枝
幼雛羸毳單雄寡雌紛紜翔集嘈嗷鳴啼載重雪而
稍勁風將等歲於二儀功匠不識王子見知乃命班
爾載斧伐斯隱若太崩豁如地裂華葉分披條枝摧

折既剝既刊見其文章或如龍盤虎踞復似鸞集鳳
翔青綳紫綬環璧珪璋重山累嶂連波疊浪奔電屯
雲薄霧濃霧廓宗驥旅雞族雉羣蠋繡鴛錦蓮藻芝
文色比金而有裕質叅玉而無分裁為用器曲直舒
卷修竹映池高松植巘制為樂器婉轉蟠紆鳳將九
子龍導五駒制為屏風鬱弗宮隆制為杖几極麗窮
美制為枕案文章璀璨彪炳煥汗制為盤盂采玩跼
蹐猗歟君子其樂只且

魯靈光殿賦

并序

漢

王延壽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
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
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
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
室者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也予
客自南鄙觀藝於魯覩斯而貽曰嗟乎詩人之興感
物而作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

昭乎聲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遂
作賦曰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殷五代之純
熙紹伊唐之炎精荷天衢以元亨廓宇宙而作京敷
皇極以創業協神道而大寧於是百姓昭明九族敦
序乃命孝孫俾侯於魯錫介珪以作瑞宅附庸而開
宇乃立靈光之秘殿配紫微而為輔承明堂於少陽
昭列顯於奎之分野瞻彼靈光之為狀也則嵯峨嶭
嵬崑崙嶮嶮吁可畏乎其駭人也迢嶢侔儻豐麗博

敞洞轆轤兮其無垠也邈希世而特出羌瓌譎而鴻
紛屹山峙以紆鬱隆崛岉乎青雲鬱塊圯以嶒岵崩
繒綾而龍鱗汨磴磴以璀璨赫燁燁而燭坤狀若積
石之鏘鏘又似乎帝室之威神崇墉岡連以嶺屬朱
闕巖巖而雙立高門擬於閭闔方二軌而並入於是
乎乃厯夫泰階以造其堂俯仰顧盼東西周章彤彩
之飾徒何為乎浩浩泫泫流離爛漫皓壁皜曜以月
照丹柱欽艷而電烓霞駁雲蔚若陰若陽濯濩燐亂

煒煒煌煌隱陰夏以中處霽寥窈以崢嶸鴻燼煇以
燼閨颺蕭條而清冷動滴漉以成響殷雷應其若驚
耳嘈嘈以失聽目矐矐而喪精駢密石與琅玕齊玉
璫與璧英遂排金扉而北入霄靄靄而曖曖旋室嫵
媚以窈窕洞房叫窸而幽邃西廂踟躕以閒宴東序
重深而奧秘屹鏗暝以勿罔屑厯翳以懿漚魂悚悚
其驚斯心猓猓而發悸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結構
規矩應天上憲觜陬屈佹雲起嶽嶽離樓三間四表

八維九隅萬楹叢倚磊砢相扶浮柱岵嶇以星懸漂
嶢峴而枝柱飛梁偃蹇以虹指揭遽遽而騰湊層樞
礫垝以岌峨曲枅要紹而環句芝栢攢羅以戢晉枝
掌杈枒而斜據傍天矯以橫出互黝糾而搏負下第
蔚以璀璨上崎嶇而重注捷獵鱗集支離分赴縱橫
駱驛各有所趣爾乃懸棟結阿天窻綺疎圓淵方井
反植荷蕖發秀吐榮茁茁披敷綠房紫葍窰窰垂珠
雲淙藻稅龍桷雕鏤飛禽走獸因木生姿奔虎攫拏

以梁倚仡奮疊而軒髻蚪龍騰驤以蛻螽領若動而
躩跂朱鳥舒翼以峙衡騰蛇蟠蚪而遶樣白鹿孑蜺
於構櫨蟠螭宛轉而承楣狡兔踟伏於柎側獫狁攀
椽而相追元熊詡談以斷斷却負載而蹲踞齊首目
以瞪眄徒眈眈而狉狉胡人遙集於上楹儼雅跽而
相對仡欺猓以鵬眈鷗顙顙而睽睽狀若悲愁於危
處憖噸蹙而含悴神仙岳岳於棟間玉女闕窻而下
視忽瞟眇以響像若鬼神之髣髴圖畫天地品類羣

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
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紀開闢遠古之
初五龍比翼人皇九頭伏羲鱗身女媧蛇軀鴻荒樸
畧厥狀睢盱煥炳可觀黃帝唐虞軒冕以庸衣裳有
殊下及三后媼妃亂主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
敗靡不載敘惡以誠世善以示後於是乎連閣承宮
馳道周環陽榭外望高樓飛觀長途升降軒檻曼延
漸臺臨池層曲九成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徑華蓋

仰看天庭飛陞揭孽緣雲上征中坐垂景頻視流星
千門相似萬戶如一巖突洞出逶迤詰屈周行數里
仰不見日何宏麗之靡靡咨用力之妙勤非夫通神
之俊才誰能尅成乎此勲據坤靈之寶勢承蒼昊之
純殷包陰陽之變化含元氣之烟煴玄醴騰涌於陰
溝甘露被宇而下臻朱桂黝儵於南北蘭芝阿那於
東西祥風翕習以颺灑激芳香而常芬神靈扶其棟
宇慙千載而彌堅永安寧以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

實至尊之所御保延壽而宜子孫苟可貴其若斯孰
亦有云而不珍亂曰彤彤靈宮歸罪穹崇紛扈鴻兮
削劣嵒釐岑崟崑嶷駢籠從兮連拳偃蹇崙困蹇蹇
旁欹傾兮歇欵幽靄雲覆霏霏對洞杳冥兮葱翠紫蔚
礪礪壞瑋含光晷兮窮奇極妙棟宇已來未之有兮
神之營之瑞我漢室永不朽兮

魯都賦

三國

劉楨

昔大庭氏肇建厥居少昊受命亦都茲焉山則連岡

屬嶺瞻魁峽北紫金揚暉於鴻岸水精潛光乎雲穴
岱宗邈其層秀千氣霧以高越其木則赤槲青松文
莖蕙棠洪幹百圍高徑穹皇竹則填被山垠咳彌阪
域夏蕩攢包勁條並殖翠實離離鳳凰攸食水產衆
夥各有彞倫頌首莘尾豐顙重斷戴兵挾及盤甲曲
鱗且觀其時謝節移和族綏宗招歡合好肅戒友朋
蛾眉青眸顏若雪霜插曜日之珍筭珥明月之珠璫
舞人就列整飾容華和顏揚眸眄風長歌飄乎焱發

身如轉波尋虛騁迹顧與節和縱修袖以終曲若奔
星之赴河及其素秋二七天漢指隅民胥袂袂國於
水遊緹帷彌津丹帳覆洲蓋如飛鶴馬如遊魚應門
巖巖朱扉含光路殿歸其隆崇文陛獻其高驤聽
迅雷於長除若有聞而復亡其園囿苑沼駢田接連
淥池分浪以帶石垠文瓊隅岸華玉依津邦乃大狩
振揚炎威教民即戎講習興師落幕包括連結營圍
毛羣殞殪羽族殲剝填崎塞默不可勝錄

齊都賦

魏
徐幹

齊國實坤德之膏腴而神州之奧府其川瀆洪河洋洋發源崑崙驚波沛厲浮沫揚奔南望無垠北顧無鄂蕪葭蒼蒼莞菰沃若瑰禽異鳥羣萃乎其間帶華蹈縹披紫垂丹應節往來翕習翩翩靈芝生乎丹石發翠華之煌煌其寶玩則元蛤抱璣駸蚌含璫構厦殿以宏覆起層榭以高驤龍楹螭桷山岳雲牆其後宮內庭嬪妾之館衆偉所施極巧窮變然後修龍榜

遊洪池折珊瑚披琉璃日既仄而西舍乃反宮而棲
遲歡幸在側便嬖侍隅含清歌以詠志流玄眸而微
盼竦長袖以合節紛翩翩翻其輕迅王乃乘鸞玉之輅
駕文駮之駿武騎星散鉦鼓雷動旌旗虹亂盈乎靈
圃之中於是羽族咸興毛羣盡起上蔽穹庭下被臯
藪

臨丹賦

晉
應 貞

陟綿岡之迢邐臨窈谷之濔遐覽丹源之冽泉眷懸

流之清波漱玄瀨而漾沚順黃崖而蕩博激重巖之
絕根拂崇丘之飛嶠然後陰渠洞出陽澮旁開條熠
高驚皓曜長懷盤溢鬱沒雲轉颺迴屏側為之飛隕
壁岸為之陂隤列以青林蔭以綠枝檉松蒨葦於其
側楊柳婀娜乎其涯則有高溜承崖懸泉屬嶺別流
分注氷瑩玉淨清波引鏡形無遁影

東武館賦

晉 潘 尼

東武館者蓋東武陽侯之館也嘉大雅之弘操美明

哲之保身懲都邑之迫險厭里巷之囂塵慕古公之
胥宇羨孟氏之審鄰將遷居於爽塏乃投迹於里仁
前則行旅四轅通衢交會水泛輕舟陸方羽蓋後則
崇山崔嵬茂林幽藹彌望遠覽洗瀆怡泰表裏山河
出入襟帶若乃潛流滂注飛渠胍散芙蓉被渚靈芝
蔽岸於是逍遙靈沼遊豫華林彎弓撫彈娛志蕩心
括不空縱綸不苟沈遊鱗雙躍落羽相尋膳夫進俎
虞人獻鮮春醴九醞嘉豆百籩隨波汴流乍注乍旋

海賦

晉 木 華

昔在帝媯臣唐之代天網濔濔為周為瘳洪濤瀾汗
萬里無際長波潛池迤延八裔於是乎禹也乃鏟臨
崖之阜陸決陂潢而相沓啟龍門之峩嶺壟陵巒而
斬鑿羣山既畧百川潛滌決濟澹泞騰波赴勢江河
既導萬穴俱流倚拔五嶽竭涸九州瀝滴滲淫蒼蔚
雲霧涓流決瀼莫不來注於廓靈海長為委輸其為
廣也其為怪也宜其為大也爾其為狀也則乃波濤

激盪浮天無岸沖融沆瀣渺瀰漫波如連山乍合
乍散噓噏百川洗滌淮漢襄陵廣斥膠葛浩汗若乃
大明撫轡於金樞之穴翔陽逸駭於扶桑之津影沙
礫石蕩颺島濱於是鼓怒溢浪揚浮更相觸搏飛沫
起濤狀如天輪膠戾而激轉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
岑巖飛騰而反覆五嶽鼓舞而相碰渭瀆淪而溜潔
鬱沕迭而隆頽盪盪激而成窟消泮滌而為魁澗泊
柏而迤颺磊訇訇而相壓驚浪雷奔駭水逆集開合

解會瀼瀼溼溼葩跣沮瀕潯漣潛若乃霾暄潛銷
莫振莫竦輕塵不飛纖蘿不動猶尚呀呷餘波獨湧
彭瀾鬱礧礧磊山壠爾其枝歧潭淪渤蕩成汜垂蠻
隔夷迴互萬里若乃偏荒速告王命急宣飛駿鼓楫
汎海凌山於是候勁風揭百尺維長綯挂帆席望濤
遠決罔然鳥逝鵠如驚鳧之失侶倏如六龍之所掣
一越三千不終朝而濟所屆若其負穢臨深虛誓愆
祈則有海童邀路馬銜當蹊天吳乍見而髣髴蜩像

暫曉而閃屍羣妖邁迤眇眇治夷決帆摧撞戕風起
惡廓如靈變惚恍幽暮氣似天霄黻黻雲布靄昱絕
電百色妖露呵嗽掩鬱矐睽無度飛滂相硖激勢相
沕崩雲屑雨淞淞汨汨踈踈湛藻沸潰渝溢濯濟濩
渭蕩雲沃日於是舟人漁子徂南極東或屑沒於鼃
鼃之穴或挂屑於岑嶽之峰或掣掣洩洩於裸人之
國或汎汎悠悠於黑齒之邦或乃萍流而浮轉或因
歸風以自反徒識觀怪之多駭乃不悟所歷之近遠

爾其為大量也則南淦朱崖北灑天壚東演析木西薄
青徐經途嚮溟萬萬有餘吐雲霓含龍魚隱鯢鱗潛
靈居豈徒積太顛之寶貝與隋侯之明珠將世之所
收者常聞所未名者若無且希世之所聞惡審其名
故可仿像其色變輒其形爾其水府之內極深之庭
則有崇島巨鼇崕峴孤亭擘洪波指太清竭磐石棲
百靈颺凱風而南逝廣莫至而北征其垠則有天琛
水怪鮫人之室瑕石詭暉鱗甲異質若乃雲錦散文

於沙汭之際綾羅被光於螺蚌之節繁采揚華萬色
隱鮮陽冰不治陰火潛然熇炭重燔吹烟九泉朱燉
綠煙腰眇蟬娟珊瑚琥珀羣產接連車渠馬瑙全積
如山魚則橫海之鯨突抗孤遊夏巖嶽偃高濤如鱗
甲吞龍舟喻波則洪漣踳踳吹澇則百川倒流或乃
蹭蹬窮波陸死鹽田巨鱗插雲鬚鬣刺天顙骨成獄
流膏為淵若乃巖坻之隈沙石之嶽毛翼產殼剖卵
成禽鳬雛離襍鶴子淋滲羣飛侶浴戲廣浮深翔霧

連軒洩洩淫淫翻動成雷擾翰為林更相叫嘯詭色
殊音若乃三光既清天地融朗不汎陽侯垂躋絕往
覲安期於蓬萊見喬山之帝像羣仙縹眇餐玉清涯
履阜鄉之留鳥被羽翮之縻纚翔天治戲窮溟甄有
形於無欲永悠悠以長生且其為器也包乾之奧括
坤之區惟神是宅亦祇是廬何奇不有何怪不儲茫
茫積流含形內虛曠哉坎德卑以自居弘往納來以
宗以都品物類生何有何無

東平賦

晉
阮籍

夫九州有方圓九野有形勢區域高下物有其制開
之則通塞之則否疏之則行壅之則止崇之則成丘
陵汙之則為藪澤逶迤漫衍繞以大壑及至分之國
邑樹之表物四時儀其象陰陽暢其氣傍通迴盪有
刑有德雲升雷動一叫一默或由之安乃用斯感若
觀夫隅隈之缺幽荒之塗忽漠之域窮野之都奇偉
譎詭不可勝圖乃有徧遊之士浩養之雄陵驚飈躡

浮霄清濁俱逝吉凶相招是以伶倫遊鳳於崑崙之
陽鄒子喻溫於泰谷之陰伯高登降於尚季之上羨
門逍遙於三山之岑上邀玄圃下遊鄧林鳳鳥自歌
翔鸞自舞嘉穀蕃殖匪我稷黍其阨陋則有橫街
之場鹿豕之墟匪修潔之攸麗予穢累之所如西則
首仰阿甄傍通戚蒲桑間濮上淫荒所廬三晉縱橫
鄭衛紛敷豪俊凌厲徒屬留居是以強禦橫於戶牖怨
毒奮於床隅仍渺欲而作慝宜待久而發諸厥土惟中

劉王是聚高危臨城窮川帶宇叔氏婚族實在其湄
背險向水垢汙多私是以其州閭鄙邑莫言或非殪
情戾慮以殖厥資其土田則原壤荒蕪樹藝失時疇
畝不辟荆棘不治流橫餘滄洋溢靡之東當三齊西
接鄒魯長塗千里受茲商旅刀間為率師使以輔驕
僕纖邑於焉斯處川澤捷徑洞庭荆楚遺風是過是
徑是宇由而紹俗靡則靡觀非夷罔失導斯作殘是
以其唱和務矜勢背理向姦尚氣逐利罔畏惟

愆其居處壅翳蔽塞窳邃弗章倚以陵墓帶以曲房
是故居之則心昏言之則志衰悵罔徒易靡所寤懷
其外有濁河縈其澹清濟溢其樊其北有連崗施靡
崎嶇山陵崔嵬雲電相干長風振厲蕭條太原其南
則浮汶湛湛行潦成池深林茂樹蒨鬱參差羣鳥
翔天百獸交馳雖黔首之不淑兮實山澤之足彌翳
哲人之微貴兮好政教之有儀彼元貞之所寶兮樂
寂寞之無知咨閭閻之散惑兮因回風以揚聲瞻荒

榛之蕪穢兮顧東山之葱青甘丘里之舊言兮發新
詩以慰情信嚴霜之未滋兮豈丹木之再榮北門悲
於殷憂兮小弁哀於獨誠鷗端一而以慕仁兮何淳
朴之靡逞彼羽儀之感志兮矧伊人之匪靈時憊悃
以遙思兮颺颺颺以欲歸欽鵠遊於陵顛兮舉斯羣
而競飛物循化而神樂兮寧遐觀之可追乘松舟以
載險兮雖無維而自縶騁驂騑於狹路兮願蹇驢而
弗及資章甫以遊越兮見犀光而先入被文繡而賈

戎兮識旃裘之必襲秦淳和之平德兮孰斯邦之可
集將言歸於美俗兮請王子與俱遊漱玉液之滋怡
兮飲白水之清流遂虛心而後已兮人何懷乎患憂
重日嘉年時之淑清兮美春陽以肇夏託思飈而載
行兮因形骸以成駕遵間維而長驅兮問迷罔於苑
風玄雲興而四周兮寒雨淪而下降忽一寤而喪軌
兮蹈空虛而遂征扶搖蔽於合墟兮咸池照乎增城
欣煌燭之朝顯兮喜太陽之炎精馮虛舟以遑思兮

聊逍遙於清漠謹玄真之謨訓兮想至人之有形繡
靡覩其紛錯兮慮彌遠而度逼並旋軫於眎澮兮若
空桑之可即言淫衍而莫止兮心綿綿而未息集舒
誥以鑒戎兮賜衆誨之難測神遙遙以杼歸兮畏雙
環之在側咨禽鳥之不羣兮悼悠悠之無極感藜藿
之易修兮攝左右之相譽懼從風而永去兮託顓頊
於鮒隅雖琴瑟之畢存兮豈聲曲之復舒慮遨遊以
覲奇兮彼上騰其焉如紛曖曖以亂錯兮漫浩蕩而

未靜理都繆而改據兮疎端委而自整制規矩以儀
衡兮占我龜以觀省眺茲與之所徹兮實斯近而匪
遠豈三年之無間兮將一往而九反顧杲日之初開
兮馳曲陵而飾容時零落之颺颺兮試枯菀之必從
釋遼遙之闊度兮習約結之常契巡襄城之間牧兮
誦純一之遺誓被風雨之沾濡兮安敢軒翥而遊暑
竊悄悄之眷貞兮奉恬淡而永世豈淹留以為感兮
將易乎殊萬乃懌高以登棲兮永欣欣而樂康

明堂賦

唐

李白

昔在天皇告成岱宗改元乾封經始明堂年紀總章
時締構之未輯痛威靈之遐邁天后繼作中宗成之
因兆人之子來崇萬祀之丕業蓋天皇先天中宗奉
天累聖纂就鴻勳克宣臣白美頌恭惟述焉其辭曰
伊皇唐之革天創元也我高祖乃仗大順赫然電發
以首之於是橫八荒漂九陽掃叛渙開混茫景星曜
而奉階平虹霓滅而日月張欽若太宗繼明重光廓

區宇以立極綴蒼昊之頽綱淳風沕穆鴻恩滂洋武
義烜赫於有截仁聲馭沓乎無疆若乃高宗紹興拓
統錫羨神休旁臻瑞物咸薦元符剖兮地珍見既應
天以順人遂登封而降禪將欲考有洛崇明堂惟嚴
功之未輯兮乘白雲於帝鄉天后勤勞輔政兮中宗
以欽明克昌遵先軌以繼作兮揚烈聖之耿光則使
軒轅草圖羲和練日經之營之不彩不質因子來於
四方豈殫稅於萬室乃準水臬攢雲梁罄玉石於隴

坂空瓌材於瀟湘巧奪神鬼高窮昊蒼聽天語之察
察擬帝居之鏘鏘雖暫勞而永固兮貽聖謀於我皇
觀夫明堂之宏壯也則突兀曠曠乍明乍蒙像太古
元氣之結空籠從顏杳若鬼若業似天閭地門之開
闔爾乃劃峯峒以嶽立郁穹崇而鴻紛冠百王以垂
勲燭萬象而騰文寡恍惚以洞豁呼崑崙而旁分又
比夫崑崙之天柱矗九霄而垂雲於是乎結構乎黃
道宮堯乎紫微絡勾陳以繚垣闔閭闔而啟扉崢嶸

增巖粲宇宙之光輝崔嵬赫奕張天地之神威夫其
背泓黃河垠漱清洛太行卻立通谷前廓遠則標熊
耳以作揭豁龍門以開闕點翠彩於洪荒洞清陰乎
羣山及乎煙雲卷舒忽出乍沒岌嵩噴伊倚日薄月
雷霆之所鼓蕩星斗之所仵訖金龍之蟠蛻挂天
珠之硯勢拔五嶽形張四維軋地軸以盤根摩天
倪而創規樓臺岬岬以奔附城闕嶽崱而蔽虧珍樹
翠草含華揚蕤目瑤井之熒熒拖玉繩之離離擷華

蓋以瀟瀟仰太微之參差擁以禁扃橫以武庫獻房
心以開鑿瞻少陽而舉措採殷制酌夏步雜以代室
重屋之名括以辰次火木之數壯不及奢麗不及素
層檐屹其霞矯廣厦鬱以雲布掩日道遏風路陽鳥
轉景而翻飛大鵬橫霄以側度近則萬木森下千宮
對出熠乎碧光之堂炅乎瓊華之室錦爛霞駁星錯
波泐颯蕭寥以颼颼盲陰鬱以櫛密含佳氣之青蔥
吐祥煙之鬱律九室窈窕五闈聯綿飛楹磊砢走拱

黃緣雲楣立岌以橫綺彩桷攢巒而仰天皓壁晝朗
朱甍晴鮮頽欄各落偃蹇霄漢翠楹迴合蟬聯汗漫
沓蒼穹之絕垠跨皇居之大半遠而望之赫煌煌以
輝輝忽天旋而雲昏迫而察之粲炳煥以照爛倏山
訛而晷換茂蓬壺之海樓吞岱宗之日觀猛虎失道
潛蚪蟠梯徑通天而直上俯長河而下低玉女攀星
於網戶金娥納月於璇題藻井彩錯以舒蓮天窻葩
翼而銜霓扶標川而罔足擬跟絰而罷躋要離歛曜

而外喪精視冰背而中迷亘以複道通乎掖垣坐入
西樓實為崑崙三事庶尹正儀躅以出入九夷五狄
順方面而來奔其左右也則丹陛嶢嶢彤庭煌煌列
寶鼎歆金光流辟雍之滔滔象環海之湯湯闕青陽
而啟總章廓明臺而布玄堂儼以太廟處乎中央發
號施令採時順方其閭闕也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度
筵列位西八東九白虎列序而躡踞青龍承隅而螭
蟠其深沈奧密也則赤燁掌火招拒司金靈威制陽

汁光權陰坤斗主土據乎其心若乃燿燿五色張皇
萬殊人物禽獸奇形異模勢若飛動瞪眄眊眊明君
暗主忠臣烈夫威政興滅表賢示愚於是王正孟月
朝陽發曦天子乃拖蒼玉轡蒼螭臨乎青陽左个方
御瑤瑟而彈鳴絲展乎國容輝乎皇儀旁瞻神臺順
觀雲之軌俯對清廟崇配天之規欽若盱眙維清緝
熙崇牙樹羽熒煌歲絜納六服之貢受萬邦之籍張
龍旗與虹旌攢金戟與玉戚延五更進百辟奉珪瓚

獻琛帛顯印俯僂儼容疊跡乃潔俎醢修粢盛奠三
犧薦五牲享於神靈太祝正辭庶官精誠鼓大武之
隱輶張鈞天之鑑錡孤竹合奏空桑合鳴盡六變齊
九成羣神來兮降明庭蓋聖主之所以孝治天下而
享祀宵寤也然後臨辟雍宴羣后陰陽為庖造化為
宰殮元氣酌太和千里鼓舞百寮賡歌於斯之時雲
油雨霈恩鴻溶兮澤汪濊四海歸兮八荒會吮聒乎
區寓駢闐乎闕外羣臣醉德揖讓而退而聖主猶夕

精黜滋味之馨香貴理國其若夢遊華胥之故鄉於是元元澹然不知所在若羣雲從龍衆水奔海此真所謂我大君登明堂之政化也豈比夫秦趙吳楚爭高競奢結阿房與叢臺建姑蘇及章華非享祀與嚴配徒掩月而凌霞由此觀之不足稱也况瑤臺之巨麗復安可以語哉敢揚國美遂作辭曰穹崇明堂倚天闕兮龍從鴻濛構瓌材兮偃蹇塊泝邈崔嵬兮周流辟雍岌靈臺兮赫奕日星噴風雷宗祀盱蠻王化

恢鎮八極兮通九垓四門啟兮萬國來考休徵兮進
賢才儼皇居而作固窮千祀兮悠哉

海潮賦

唐
盧肇

夫潮之生因乎日也其盈其虛繫乎月也古君子所
未究之將為之辭猶憚夫有所未通者故先序以盡
之肇始窺堯典見厯象日月以定四時乃知聖人之
心盖行乎渾天矣渾天之法者陰陽之運不差陰陽
之運不差萬物之理皆得萬物之理皆得彼其海潮

之出入欲不盡著將安適乎近代言潮者皆驗其及時而絕過朔乃興月弦乃小贏月望乃大至以為水為陰類牽於月而高下隨之也遂為濤志定其朝夕以為萬古之式莫之逾也殊不知月之與海同物也物之同能相激乎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夫物之形相睽而後震動焉生植焉譬猶烹飪置水盈鼎而不饜之欲望膳羞之熟成五味之美其可得乎潮亦然也天之行健晝夜復焉日傅

於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水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於彼盈於此則潮之往來不足怪也其小大之期則制之於月大小不常必有遲有速故盈虧之勢與月同體何以然日月合朔之際則潮始微絕以其至陰之物邇於至陽是以陽之威不得肆焉陰之輝不得明焉陰陽敵故無進無退無進無退乃適平焉是以月之與潮皆隱乎晦此潮生之實驗也其胸其眊則潮亦隨之乃知日激水

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斯不刊之理也古之人或以
日如平地執燭遠則不見何其謬乎夫日之入海其
必然之理乎且自朔之後月入不盡晝嘗見焉以至
於望自望之後月出不盡晝常見焉以至於晦見於
晝者未嘗有光必待日入於海隔以映之受光多少
隨日遠近近則光少遠則光多至近則甚虧至遠則
大滿此理又足證夫日至於海水退於朝尤較然也
肇適得其旨以潮之理未始著於經籍間以類言之

猶乾坤立則易行乎其中易行乎其中則物有象焉
物有象而後有辭此聖人之教也肇觀乎日月之運
乃識海潮之道識海潮之道亦欲推海潮之象得其
象亦欲為之辭非敢銜於學者蓋欲請示千萬祀知
聖代有苦心之士如肇者焉賦曰

開圓竊於混沌包四極以永貞施至陽之示精作寒
暑與晦明截穹崇以高步涉浩漾而下征迴龜鳥於
兩至曾不愆乎度程其出也天光來而氣曙其入也

海水退而潮生何古人之守惑謂茲濤之不測安有
夫虞泉之鄉沃焦之域棲悲谷以成瞑浴濛汜而改
色巨鯢隱見以作規侂人呼吸而為式陽侯玩威於
鬼工伍胥洩怒乎忠力是以納人於聾昧遺羞乎後
代曾未知海潮之生兮自日而太陰裁其小大也今
將考之以不惑之理著之於不刊之辭陳其本則晝
夜之運可見其影響言其徵則朔望之後不爽乎毫
釐豈不謂乎有耳目之疾而燿將乎神醫者也粵自

太極分陰分陽陽為日故節之以分至啟閉陰為水
故霏之以雨露雪霜雖至蹟而可見雖至大而可量
豈謂居其中而不察乎渺漠亡其外而不考其茫洋
者哉故水者陰之母日者陽之祖陽不下而昏曉之
望不得成陰不升而雲雨之施不得覩因上下之交
泰識洪濤之所鼓胡為乎厯象取其枝葉而迷其本
根也策其涓滴而喪其泉源也於是欲扶其所迷而
論之採其所長而存之光乎廓乎汨磅礴乎差瀲灩

之無際曷鴻濛而可以盡度乎乃知夫言潮之初心
遊六虛索蜿蜒乎乾龍駕轆轤乎坤輿知六合之外
洪波無所洩識四海之內至精有所儲不然何以使
百川赴之而不溢萬古揆之而靡餘也是乃察乎濤
之所由主也駭乎哉彼其為廣也視之而盪盪矣彼
其為狀也欲乎其沆沆矣其增其贏其難為狀矣當
夫巨浸所稽視無巔倪洶湧瀕洞窮東極西浮厚地
也體定半圓天而勢齊謂無物可以激其志故有識

而皆迷及其碧落右轉陽精西入抗雄威之獨燥卻
衆柔之繁溼高浪瀑以旁飛駭水洶而外集霏細碎
以霧散屹奔騰以山立巨泡丘浮而迭起飛沫電燄
以驚急且其日之為體也若熾堅金圓徑千里土石
去之稍邇而必焚魚龍就之雖遠而皆靡何海水之
能逼而不澎湃沸渭以四起故其所以凌轢其所以
薄激者莫不魄落焯爍如燿巨鑊絕分不可探乎荒荒
之內呀焉若天地之有齟齬其始也漏光逆射虹截

寓縣拂長庚而尚隱帶餘霞而未殄其漸沒豹兮若
后羿之時平林載馳驅猛虎與兕象懾千熊及萬羆
呀偃蹇而嬰鑠忽晝鑠而蓄齟其少進也若兆人續
紛填城溢郭蹄相蹂躪轂相摩錯闕閭澶漫凌強侮
弱倏皇輿之前蹕孰不奔走而揮霍及其勢之將極
也渚兮若牧野之師昆陽之衆定足不得駭然來奔
騰千壓萬蹴搏拂亂雄棱後闕懦勢前判懾仁兵而
自僵條谷呀而獻斷此皆通海濤遇日之形聞者可

以識其畔岸也賦未畢有知玄先生諷之曰斯義也
古人未言吾將輝乎文墨之場以貽永久為天下稱
揚爰有博聞之士駭潮之義始盱衡而抵掌俄顙齟
而愕眙擘衣下席蹈足掀臂將欲致詰領畫天地久
之而乃謂先生曰伊潮之源先賢未言枚乘循涯而
止記其極木華指近而未考其根焉有末學後塵遽
荒唐而敢論先生矍然而疑乃因其後推車捧席執
牯伺顏言之少間請見徵之所如客乃曰人所不知

而不言不謂之訥人所未識而不道不謂之愚彼亦何敢擅夫天之美幹究地之瑜指溢漭之難悟欲壘聽於羣儒令將盡索乎彼潮之至理何得與日月而相符且大章所步東西有極容成叩玄陰陽已測陽秀受乎江政玄冥佐乎水德莫不窮海運稽日域及周公之為政也則土圭致晷周髀作則裨竈窮情乎天象子雲贊數於幽默張衡考動以鑄儀淳風述時而建式彼皆凝神於經緯之間極思乎圓方之壺胡

不立一辭於茲潮以明乎繫日之根本也先生苟奇之胡不思之先生將寶之胡不考之苟由日升當若準若繩何春夏差小而秋冬勃興其逾朔也當少進何遽激而斗增其過望也當少退何積日而憑陵晝何嘗微夜何嘗大何錢塘洶然以獨起殊百川之進退何仲秋忽爾而自興異三時之滂霈日之赫焉猶火之烈火至水中其威乃絕入洪溟以深漬何日光而不滅潮之往來既云因日日唯一沈潮何再出萬

流之多匪江匪河發自畎澮往成天波終古不極盡
沈四國何成彼潮而小大一式為潮之外水歸何域
又云水實浮地在海之心日潛其下而逢彼太陰且
其土厚石重山峻川深投塊置水靡有不沈豈同其
芥葉而泛以蹄涔繫塊圯之至大何水力之能任吾
聞之天地噫氣有吸有呼晝夜成候潮乃不踰豈由
日月之所運作誇誕以相誣者哉先生閱賦之初深
通厥旨及聞客論忻然啟齒於是謂客徐坐善聽歟

辭蓋聞南越無頒冰之禮鄭人有市璞之嗤嘗桎梏
於獨見終沈溺於羣疑既別白而不悟爰提耳而告
之然事有至理無爭無勝猶權衡之在懸審錙銖而
必應稽潮海之奧旨諒余心之足證當為予窮幽而
洞冥豈止於揆物而稱哉夫日北而燠陽生於復離
南斗而景長邇中都而夜促當是時也氣蒸川源潤
歸草木既作雲而洩雨乃襄陵而溢谷魚龍發坼於
胎卵鳥獸含滋於孕育水生之數一而得土之數六

不測者雖能作於溟渤苟窮之當無羨於升擲其散也為萬物之腴其聚也歸四海之腹歸則視之而有餘散則察之而不足春夏當氣散之時故潮差而小也及其日南而涼陰生於姤退東井而延夕遠神州而減晝當其時也草木辭榮風霜入候水泉閉而上涸滋液歸而下湊瘁萬物以如燭空大澤而若漏縮於此者盈於彼信吾理之非謬秋冬當氣聚之時故潮差而大也兩曜之形常信彼東遊亦聞其揆賦之

者究物理盡人謀水無遠而不識地無大而不搜觀
古者立名而可驗何天之造物而難籌且浙者折也
蓋取其潮出海屈折而倒流也夫其地形也則右蟠
吳而大江覃其腹左挾越而巨澤灌其喉獨茲水也
夾羣山而遠入射一帶而中投夫潮以平來百川皆
就浙入既深激而為鬪此一覽而可知又何索於詳
究羣陰既歸水與天違當宵分之際避至烈之輝因
圓光之既對引大海以羣飛夫秋之中而陰盛亦猶

春之半而陽肥事苟稽於已著理必辨於猶微故濤
生於八月之望者尤岌岌而巍巍也萬物之中分日
之熱叩琢鑽研其火乃烈吹煙得焰傳薪就熟附於
堅則難銷焚於槁則日絕所依無定遇水乃滅太陽
之精大非其匹至滅無焰至精有質入四海而水不
敢濡照八紘而物莫能屈就之者咸得其光輝仰之
者不知其何物其體若是豈比夫寒灰死炭遇濕而
同漂泊哉方輿之下陽袒所迴厯亥子而右盛逾丑

寅而左來右激之遠兮遠為朝左激之遠兮遠為夕
既因月而大小成亦隨時而前後隔此日之所以一
沈而潮之所以兩折也天地一氣也陰陽一致也其
虛其盈隨日之經界寒暑之二道將無差於萬齡故
小大可法而乾坤永寧也若夫雲者雨者風者露者
為雪為霜者為雹為霧者雷之所鼓者龍之所赴者
羣生之所賦者萬物之所附者彼皆與日而推移所
以就其衰而成其茂也然後九圍無餘而萬流為之

長輔談未竟客又勦而言曰若乃寒暑定而風雨均也吾聞之洪範云豫嘗燠急嘗寒狂乃陰雨為沴僭則陽氣來干苟日月之躔一定又何遠於王政之大端彼有後問姑紓前言夫三才者其德之必同天以陽為主地以陰為宗參二儀之道在一人之躬一人行之三才皆協德順時則雨霽均行逾當則凶荒接僭慢所以犯陽德也故暴厄莫之哀狂急所以干陰德也故離畢為之災此則為政之所致非可以嘗度

而剝裁也客曰唯其餘如何復從而解之曰惟乾與坤余嘗見焉清者浮於上濁者積於淵濁以載物為德清以不極為玄載物者以積鹵負其大不極者以上規莫其圓故知鹵不積則其地不能載玄不運則其氣無以宣夫如是山嶽雖大地載之而不知其重華夷雖廣鹵承之而不知其然也氣之輕者其升乃高故積雲於嶽不駐鴻毛輕而清也而物莫能勞及其干霄勢窮霏然下墜隨坳窪而虛受任畎澮之疏

潰著則重也故舟楫可以浮寄至夫離九天墮九地
作重陰之膠固自堅冰以馴致固可以乘鴻漠以自
安受萬有而不圯者也聽茲言較茲道定一言之所
宗何衆理之難考且合昏知暮而翰音司晨安有懷
五常之美預率土之濱苟無諒乎此旨亦何足齒於
吾人子以天地之中元氣噫噓為夕為朝且登且沒
泛辭波而甚雄處童蒙而未發孰觀地喙乎深泉之
涯孰指天吭乎巨海之窟既無究於茲源寧有因其

呼吸而騰勃者哉客謝曰辭既已矣欲入壺奧願申
一問先生幸以所聞教之嘗居海裔觀潮之勢或久
往而方來或合沓而相濟曷舛互之若斯今幸覩乎
所制先生撰屨旁眄亦窮其變吾因訊夫墨客當大
索其所見役亦告於余曰日日往月來氣迴天轉其激
也大則體盛而相竦其作也小則勢接而相踐惟體
勢之可準故合沓而有羨其何怪焉客乃跼軀斂色
交袂而辭彼圓玄方頤古惑令疑歎載籍之不具恨

象數之尚遺方盡述於閭域非先生親得於學者而孰肯論之於是乎若卯判雛生鼓擊聲隨雷電至而幽蟄起蛟龍升而雲雨滋形開夢去醒至醒離既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乃避席而稱詩為賀庶知玄先生之辭辭曰噫哉古人迷潮源兮剏編鑿翰曾未言兮羅虛列怪無藩垣兮名儒幽討理可尊兮高駕日域窺天門兮濤疑一釋永立言兮若何與扁祛吾惛兮昔之論者何其繁兮意摩心揣祇為謹兮陰數定焉

水長存兮進退與日遊
混元兮一升一降兮寒暑成
下凝濁兮上浮清
隨盈任縮兮浮四漠
釜鬻蒸爨兮擬厥形
願揚此辭兮顯為經
高跨百氏兮貽億齡
先生曰彼能賦之子能演之
非文鋒之破鏑可以解乎
羣疑客乃酣然自得油然而退也

萬象明堂賦

唐 劉允濟

睿哲惟唐受天之明
究皇王之鴻休
包宇宙之純精
恢天祿以作久
攄元命之振英
鼓黔雷以播氣
運蒼

昊而時成括閭陽與泰階襲三聖以光亨禮樂交通
典謨洋溢天以洛視而龜書至地以河觀而龍圖出
擁神休尊明號激清流揚茂實將大報於玄天享神
祇以稱秩願卑宮而自處惟禋宗而是恤思致美於
總章覽姬訾而法營室訪夏后之軌儀云廣四而修
一彼宗周之有制聞或九而或七錯綜乎舊典經始
乎玉律紹先志以高興匪矜功而首出乃延公侯卿
士藝人表臣而審其議焉或以為明堂者明乎天道

者也所以明有功表有德崇大教發大政登假嚴經
欽修宗祀非夫為已者也安可已乎粵正月庚午始
創明堂之制焉考經緯之長策應黃鍾之旋宮穆穆
四門可納四氣明明八窗均調八風靡金靡玉靡磨
靡礱去隋侯之夜光明素質以為工思承天以接神
故峻相乎皇穹颺乎懿渾縵兮豐融雷承乾以震耀
雲大壯乎其中非至聖之精誠孰能克勤乎此功

日觀賦

唐

丁春澤

日之升也浴海而麗天嶽之峻也切漢而臨邊登高者以致九霄之上愛景者欲在萬人之先其所惟一其初惟千伊風靈之有載彼日觀之存焉夫其夜刻未終曙色猶昧彼窮高之極遠此有進而無退未辨昏明斯分覆載屢聞鳴雁猶陰沈而不覩忽聽晨雞即瞳矐而可愛於是漸出暘谷將離地維巖巒既秀草樹生姿氣則赫視人皆仰之其望也如燭其照也無私昔者帝王御宇立極垂統封禪及此成功巡狩

應其春仲莫不登茲絕頂遐矚大明思煦嫗之義窮
造化之精以為日象一人之德嶽是三公之名信王
侯之設險俾夷狄之來平方令一德無為三光有象
動植昭泰神祇盱眙千巖瑞色思效祉以愛升萬壑
春雲欲入封而空上客有才乏羽儀心思騫翥每積
聚螢之志難登望日之處引領終夕含情達曙知照
燭之有期故躊躇而不去重曰日有觀兮絕代獨立
登茲望兮無遠不及何太陽之至精莫不專於出入

按唐登科錄丁澤
密州人未詳是否

聞韶賦

見文苑英華缺名

韶則盡美聽何可忘况至德之斯過聆奇音之孔揚
天縱多能信以嘉乎擊拊神資博學知具美於典章
用而不匱樂亦無荒若充乎四門之術不離乎數仞
之牆驗則足徵用之可貴聖者妙而合道志者仰而
自慰悅五音而曲直孰謂其聾致六府之和平自忘
於味省風而八風叶暢觀德而九德昭宣季子慙遊

於魯地穆公徒饗於鈞天曷若觀率舞聆薰絃變態
罔已周流自然可以深骨髓而期富壽豈徒資視聽
而娛聖賢至若清磬虛徐朱絃疎越叢鼓以之迭奏
笙鏞於焉間發以咸陰陽於宇宙耀光明於日月自
表虞德之不衰豈效文王之既沒是知武也未善獲
也有慙鈞化歸於二八讓德明乎再三所以其道不
窮厥監斯在驗率舞於百獸想同和於四海如其樂
正非闕自衛而來儻俟風移有異從周而改愔愔不

極杳杳乍迷俄將復矣抑又揚兮夢周公而不見想
聖德而思齊聞斯行諸厥不踰矩感心駭目是何其
覩悠然而往三歎如在夫寥天滌爾而施萬籟已吟
於九土詎忘味於三月諒永懷於千古幸賦韶樂之
遺音美哉尼父

按寥天滌爾以下至美哉尼父
以上疑有關文姑仍之以俟考

孔子彈文王操賦

唐
薛勝之

文王有聲惟聖能審初彈雅操知德音而有懷稍奏
遺音覺儀形之可稟黜然之狀已究鏘然之響可尋

述而不作載好其音德必不孤諒前聖合於後聖道
乃無二誠此心達於彼心其神也邂逅相遇其慮也
罔或不欽則知掩四方而氣正加一絃而義深曲引
烝哉調吟皇矣穆穆乎順帝之則洋洋乎令聞不已
同聲相應雖千古而會徽音異日而論猶萬邦而聆
遺美所以聖賢不遠古今一揆且將合於心豈獨盈
乎耳既而溫故知新若聖與仁千里同風自宜契於
風韻千年一聖當間出於聖人玉指迴軫朱絃應律

運八風而吹萬迭五音而不一既而文德在茲以寧
王道宥密斯操也必俟後賢吾無間然陟降因我而
著昭穆因我而宣符盍徹之言無毫釐乖於是叶同
音之理豈合度差於前是謂惟神所受繼聖之後自
得於心匪傳於口稽帝謂之意勤止豈無非天縱之
才生知何有無音不合無德不宣翼翼之心因心而
會疊疊之善盡善而知師襄於是作而言日子聖人
也與文王而同規

子擊磬賦

唐薛勝之

大哉將聖樂天知命憲章文武昭宣孝敬遊道義之
門觀魯衛之政知禮文之述作繫王道之衰盛將有
託於知音故先擊其浮磬翕如始奏冷然激揚旁達
草木獨調宮商律中乃節而信清引而越以長何一
氣之立則若五色而成章羽可以振振獸可以蹢蹢
神人以和捨此奚取樂懸之位斯焉是將諧協於國
風本一於心始將此易俗非為悅已作於朝而君臣

同和聽於家而少長咸喜不達情者莫究其理不賞
音者莫知其旨非有為而作焉豈苟樂而為爾噫斯
道之行如磬之聲合於制度發以清英應小大以隨
擊拊原始終不可將迎伊物情之滯隔莫不由此而
發明謂為藝以吾不試語之道而知吾志固非繫而
不食豈止垂之如墜曾見訪於萇弘反受嗤於荷蕢
彼往而不返欲潔其身如樂之無節則可奪倫義有
昧於反舌耳無間於日新何沒沒於隱者亦硜硜於

小人必也審音居然大辨動應而溥暢虛中而獨善
使石聲無定則我心可轉初未明乎施張庸詎議乎
深淺一雅一變正聲久遣子擊此者亦屢歎之唯聖
有作闡教命變乃知樂正雅頌復在於明時

孔子石硯賦

唐

王嵩萼

昔夫子有石硯焉邈觀器用宛無雕鐫古石猶在今
人尚傳從歎鳳兮何世至獲麟兮幾年世歷近王近
霸年止幾徂幾遷任往迴於几席垂翰墨於韋編時

亦遠矣物仍在焉非聖人之休祐安得茲而不捐洎
乎俗遠聖賢教遺齊魯列廟以居先師攸主上熒熒
以光澈下冪冪以色固介爾貞堅確乎規矩昔諸侯
失政周道無聞嗟禮樂之仍缺歎詩書而未分聖人
乃啓以褒貶垂以典墳必藉茲器用成斯文蓋石固
而人往亦事存乎硯云至乃方質圓形鈎模龜首調
飾為用陶甄可久橫彩煙而不絕添綠水而常有豈
如石焉斯為不朽昔偶宣父厥容伊何旁積垂露中

含偃波時代遷移去游夏而彌遠日月逾邁變炎涼
之已多別有逢掖書生獻策東京仰垂先哲攻文後
成叨東筆以當問愧含毫而頌聲

敬器賦

唐

韋肇

若夫天地忌滿鬼神害盈方與以之東缺圓蓋以之
西傾百川因茲灌注七曜由是貞明故聖人以冲虛
作式賢達以撝謙為情於是盤盂設誠几杖必紀金
人貽誨於周書撲滿流規於漢史順之者福逆之者

耻乃垂訓於小人咸取象於君子豈方圓有度規矩
合儀不虛不滿能安能危考衆器之論最實莫先於
侑卮不隨日今時昃不於月兮暫虛體執謙損性尚
冲撓知盈盖而必覆故止足而何期惟上聖之設法
處中庸而在茲庶恕以効貪殘改質金張可望形而
謝寵許史可覩容而辭秩疏廣感此而挂冠范蠡勗
茲而自逸覽斯器之為美何餘物之能匹原夫出自
聖人之心成乎匠人之手匪雕匪刻可大可久鄙巨

壑之難盈惡漏卮而虛受寧取類於瓦杯以供堯舜
不願同於金爵惟資桀紂故一化於陶鈞厯千載而
不朽由是魯君之廟置諸戶庭左鄰東序右界西廂
惟仲尼之多聖賴弟子而為銘僕又何德輕塵翰墨
雖不假於先容實有愧於觀國

澹臺滅明斬龍毀壁賦

唐

白行簡

壁之為寶也至珍龍之為物也至神蘊彼堅真由是
見希於代神其變化胡可不畏於人苟以力奪我寶

則必害及爾身原夫被褐而來艤舟以濟懷白璧為
利涉佩青蛇而自衛光連曉日若明鏡之高懸影落
深潭狀白虹之初霽孤棹纔移於渡口二龍歛見於
波際將至寶因此可求謂匹夫於焉易制徒觀其迅
雷鏗砲狂電翕輶轉晴輝而陽景滅曜噴風雨而晴
空變色拖尾乃無所遁逃矯首則方將荐食朱萍焉
能施其術飲飛莫得用其力滅明乃挺利劒整扁舟
驅天吳比陽侯壯志奮而髮植冠聳瞋目張而眦裂血

流白及下耀於淵室紫氣上衝於斗牛左絕其脰右
舂其喉擢錦繡之鱗觸驚波而乍聚乍散灑玄黃之
血隨奔流而或沈或浮既風恬而雨絕俄霧朗而煙
收龍實最靈孰可以威而驚壁惟重寶豈得不義而
求既而弭波瀾濟江干壁非人願保全而莫可人非
劍思耀武而誠難然後韞神丘即長路持拱壁而歎
息眇中流而迴顧豈不以懷寶者為物所求恃力者
為人所惡且龍實恃力人惟懷壁爾實我欺我非爾

惜雖在時之攸重諒於人而何益聞老氏之誠莫守
乎滿堂考聖人之情不貴乎盈尺遂投之河而神罔
敢受毀於岸而人莫敢有紛然電散謂齊后之碎連
環驕爾星分同亞父之撞玉斗則知動不可妄求不
可苟始則將害於人終乃自貽伊咎胡不伏水府而
藏珠於頷照鐘山而銜耀於口故貪而斃也誠罹有
悔之凶毀以棄之安能無脛而走嗟乎仁必有勇信
千古而不朽

孔宅聞金石絲竹之聲賦

唐王起

魯恭王益宮於孔氏壞宅於闕里聞金石絲竹之聲
有六律五音之美清冷始奏異洞庭之載張寂寞而
來非鈞天之可視或管或磬以裡以祀徒在廟而見
聽豈升堂而足擬當其攝齊而進拾級而前遠近猶
惑鏗鏘始傳式感王心聘國無勞乎七十克諧聖域
振衣若化乎三千信不擊而不考實玄之而又玄惟
金也振春容而無闕惟竹也像吹噓而未歇惜惜擊

石如荷蕢之初聞杳杳揮絲疑孺悲之來謁所以表
正聲之感所以同古樂之發遐想乎反魯之年追思
乎在齊之月迴環棟宇繚繞庭除惟恍惟惚繳如繹
如心方啓乃樂可成於固將極天而蟠地豈徒舞獸
而躍魚疾徐有則清濁不忒非審以知政非作以崇
德歲書之壁時繹繹而難分夢奠之楹乍洋洋而未
測響雜乎鴻鵠韻調乎宮羽絲管不形篋簞無覩固
可掩歌鐘於二四配莖英於三五及夫鏘爾樂闋油

然思深覩奧且驚夫盈耳廣居由是而革心豈不以
感上聖之旨聞至德之音哉皇家始崇儒禮莫先褒
聖尊素王之號廣舊宅之敬儻逸韻之再聞播乎樂
府之盛

孔宅得書賦

唐

蔣凝

孔氏之居中藏古書當霸魯壞隳之日見亡秦焚滅
之餘卜數仞為繚垣時之潛矣定四科於竹簡世以
傳諸當其漢偃兵戈魯修宮掖將窮下國之侈遂去

前賢之籍并吞一畝方取地以崇居摧折兩楹遂得
書於暗壁悲夫其宅也人亡道窮削蹟於中瓦隳而
阼階缺裂塵飛而環堵空濛鯉也必趨之庭將為輦
路仲由未入之室欲創離宮其書也藏書廢久坑儒
之後蟲侵而鳥蹟微虧土蝕而韋編欲朽虞夏不刊
之典出彼圯墁殷周將喪之文存於培塿於是升彼
堂矣棄諸簡焉信遺宅兮必取寧右文兮何傳將卜
樓臺剡榛蕪而屹若俄聞金石扣寂寞以鏗然王乃

凝思潛聽追蹤輟作存其宅今不壞知其書今可學
悔隳古而榮今庶立禮而成樂門庭猶在存聖者之
規模蟲篆難詳是古人之質朴倚伏相推於焉有之
不廣其居斯文永墮不聞其樂則往蹟全隳信乎君
子所居亦廢興而有數聖人大道當用舍而隨時今
皇家重典墳崇閭闕開儒館以待士設文教以濟國
千秋萬歲知此道之無窮四海九州信將來之有得

延陵挂劍賦

唐王起

脩脩隴樹兮挂劒於茲所以表徐君之所欲明季子
之不欺予取予求昔藏心而可測一生一死終棄寶
而如遺蓋烈士孤標之節而神明幽感之時當其昔
結歡娛從容不阻孤鋒乍拔密坐之所彼眷眷以目
擊此默默而心許諒他日而來思非伊人而誰與及
夫厯聘上國言旋東吳訪舊友遵舊途亦當開寶匣
獻轆轤何逝水兮不待弔荒塹兮已蕪由是執龍泉
而慷慨望馬鬣而踟躕相間歲之披雲忽然而在撫

今辰之切玉視之若無且曰器可謀新室寧欺暗解
腰間之善結仰樹杪而延瞰乃脫白刃推赤心耀宿
草之煌煌懸拱木之森森錯落金環疑夜月而生隴
晶熒霜鏐謂春冰之在林龍形蜿蜒而未化蛟枝亭
亭而欲尋解珮義廣脫驂感深英聲遂騰乎萬國善
價不顧其千金嗚呼劒之擲也無前人之行也必果
誠去彼而取此非祈君之佑我無宿諾譬之以庸庸
不食言方之以瓌瓌向若蔑黃壤恡青萍重提攜於

掌握輕耿介於心靈則三尺之中空騰雲而漫漫重
泉之下將愧色於冥冥無言者道之弘不約者信之
大峻節卓以特立義風紛而繁會盛矣哉挂劍之名
將萬古而不昧

登瑯琊臺觀日賦

唐 熊曜

秦築東門於海岸曰瑯琊臺高可望遠而東之人悉
以宵分之後觀日於海底者壯其觀而為賦云秦東
之門天地一空直見曉日生於海中赤光射浪如沸

如鑠驚濤連山前拒後却圓規上下隱見寥廓焜煌
天垂若吞巨壑當扶桑洶涌於雲表陽德出麗於乾
剛汗漫翕納將吞六合冲融青冥遙侵大瑩羲和首
馭夸父上征眩轉心目蒼黃性情傾地輿而通水府
吸天蓋而駭長鯨彼秦伊何崇此為門委絕人力其
誰敢論失萬邦者雖設門而必圯表東海者諒無門
而亦存步秦亭而在此傷魏闕而何言千載之後石
梁斯在時無鬼功豈越滄海念無道而肆志將不亡

而何待我國家踰溟渤而布聲教窮地理而立郊坰
畧秦皇於帝典叅漢武於天經顧荒臺而寂寞取殷
鑒於生靈爾其秋景超忽晴光煥發蜃氣干雲蚌胎
候月長波沃蕩超百谷以深沈唳鶴徘徊想三山之
滅沒齊魯郡邑霜天沉寥凌虛無而倒景臨沆瀣而
乘潮日向濛汜雲橫麗譙追魯連之達節行將蹈海
仰田橫之行意若在雲霄驪龍之珠羣玉之府想望
綿邈依稀處所有海客之無心托扶搖之輕舉

矮松賦

宋王曾

齊城西南隅矮松園自昔之間館此邦之勝槩二松
對植卑枝四出高不倍尋周且百尺輪囷偃亞觀者
駭目蓋莫知其年紀亦靡記夫本源真造化奇詭之
絕品也曾咸平中忝鄉薦登甲科蒙被寵靈踐歷清
顯幾三十載前歲秋始罷家司出守青社下車之後
省閭里訪故舊則曩之耆耄悉淪逝童冠皆壯老邑居
風物觸目遷變惟彼珍樹依然故態竊謂是松也匪

獨以後彫克固歲寒抑由臃腫支離不為世用故能
宅茲臯壤免於斤斧向若負構廈之材竦凌雲之幹
將為梁棟戕伐無餘又安得保其天年全其生理哉
感物興歎聊為賦曰惟中齊之舊國乃東夏之奧區
有園遊之勝致直廛閑之坤隅偉茂松之駢植軼衆
木而特殊上輪囷以天矯旁翳蒼而紛敷廣庭廡之
可蔽高尋常之不踰枝擁闕兮橫亘根蹙縮兮盤紆
徒觀其前瞻林嶺却枕康衢宅寶勢兮葱鬱據古地

兮膏腴類蟠蟄兮蛟螭訝騰倚兮虎貙將擎空兮未
奮忽伏竄兮爭趨色鬪鮮兮欲滴形詭俗兮難圖遠
而望之蔚兮若搏鵬之出滄海迫而察之默兮若方
輿之承寶蓋鼉洞口之歸雲堆崑阿之宿靄談揮塵
兮何多被集翠兮增汰度朔吹兮颼颼含陽暉兮晻
藹吾不知其幾千歲起毫末而碩大昔去里兮離邦
攀綠條兮彷徨今剖符兮臨郡識奇樹兮青蒼怵光
景兮遄邁嘉歲寒兮益彰葉氎氎兮不改情眷眷兮

難忘異古人之歎柳協予志之恭桑信矣夫卑以自
牧終焉允臧效先哲之俯俚法幽經之伏藏願跼影
於澗底厭爭榮於豫章鄙直水兮先伏懼秀林兮見
傷幸高梧之垂蔭愧修竹之聯芳鸞乍迷於枳棘鷄
每悞於榆枋媿周雅之躋地符義易之巽牀既交讓
以屈節復善下而同方自儲精於甘實不受命於繁
霜客有系而稱曰材之良兮梓匠之攸貴生之全兮
蒙莊之所美苟入用於鉤繩寧委跡於塵滓俾其天

性而稱珍曷若存身而受祉紛異趣兮誰與歸當去
彼而取此

稷下賦

宋

司馬光

齊王樂五帝之遐風嘉三王之茂烈致千里之奇士
總百家之偉說於是築鉅館臨康衢盛處士之遊壯
學者之居美矣哉高門橫開厦屋長檐罇罍明潔几
杖清嚴爾乃雜佩華纓淨冠素履端居危坐規行矩
步止相與奮髯橫議投袂高談下論孔墨上述義炎

樹同拔異辨是分非榮譽樵株為之翁蔚訾毀珵美
化為瑕疵譬如蘭芷蒿莎布護於雲夢之沕鴻鵠鵝
鷖鼓舞於渤澥之涯於是齊王沛然來遊欣然自喜
謂稷下之富盡四海之美慨乎有自得之志矣祭酒
荀卿進而稱曰吾王闢仁義之塗殖詩書之林安民
之慮廣致治之意深然而諸侯未服四鄰交侵士有
行役之怨民有愁痛之音意者臣等道術之淺薄未
足以稱王之用心故也王曰先生之責寡人深矣願

卒聞之對曰臣聞之珣玞亂玉魚目間珠泥沙瀼者
其泉恩莠莠茂者其穀蕪網者棄網而失斂行者多
岐而喪塗今是非一槩邪正同區異端角進大道羈
孤何以齊蹤於夏商繼軌於唐虞誠能撥去浮末敦
明本初修先王之典禮踐大聖之規模德被品物威
加海隅忠正修列讒邪放疎行其言不必飽其腹用
其道不必煖其膚使臣飯梁鬻肥而餐驕君之祿不
若荷鋤耒耜而為堯舜之徒惜夫美食華衣高堂閒

室鳳藻鳴儀豹文康質誦無用之言費難得之日民
未治不與其憂國將危不知其失臣竊以大王為徒
慕養賢之名而未覩用賢之實也已

超然臺賦

宋 蘇轍

子瞻既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求
為東州守既得請高密其地介於濰海之間風俗朴
魯四方賓客不至受命之歲承大旱之餘孽驅除盜
賊廩卹饑饉日不遑給幾年而後少安顧居處隱陋

無以自放乃增治其城上之故臺日與其僚覽其山川而樂之以告轍曰此將何以名之轍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耕者知原漁者知澤安於其所而已其樂不相及也而臺則盡之天下之士奔走於是非之場浮沈於榮辱之海囂然盡力而忘返亦莫自知也而達者哀之哀者非以其超然不累於物故耶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嘗試以超然名之可乎因為之賦以告之曰東海之濱日氣所先歸高臺

之凌空兮溢晨景之潔鮮幸氛翳之攸霽兮逮朋友
之燕閒舒堙塞於遙望兮放遠目於山川設金壘與
玉笋兮清醪潔其如泉奏絲竹之清怨兮聲超然而
渺綿下仰望而不聞兮微風過而激天會陟降之幾
何兮棄溷濁於人間倚軒楹以長嘯兮袂輕舉而飛
翻極千里於一瞬兮寄無盡於雲煙前陵阜之洶湧
兮後平野之漉漫喬木鬱其榛榛兮興亡忽兮滿前
懷故國於天末兮恨東西之險艱飛鴻往而莫及兮

落日耿其西躔嗟人生之漂搖兮寄流枿於海壖苟
所遇而皆得兮遑既擇而後安彼世俗之私已兮每
自予於曲全中變潰而失故兮有驚悼而汎瀾誠達
觀之無不可兮又何有於憂患顧游宦之迫隘兮常
勤苦以終年盍永樂於一醉兮滅膏火之焚煎雖晝
日其猶未足兮候朗月於林端紛既醉而相命兮霜
凝磴而蹢躅馬躑躅而號鳴兮左右翼而不能安各
分散於城邑兮值清夜之既闌惟所往而樂易兮此

其所以為超然者耶

北渚亭賦

宋晁補之

登爽鳩之故墟兮睇岱宗之獨立根磅礴而維坤兮
支扶疎而走隰踰琅琊與鉅野兮梁清濟而北出前
炭漫而將屯兮後摧唯其相襲圯者扈者嶧者垣者
礫者礫者障魯屏齊曰惟厯山或肺腑之箕拱環連
勢厓絕而脈泄兮萬源發於其間谷射沙出浸淫漑
漑澆澆汨泌澎濞淳淳滴忽漢起而成川經營一國其

利汾澮防為井沼壅為碓磳得平而肆乃滉漾而滂
沛經民廬而貫府舍兮瀦為池之千畝惟守之居面
巖背阻邈閭閻之遺址兮肇嘉名於北渚悲經始之
幾何兮牛羊牧而宇顛非境勝之為難兮善擇勝之
為難嘗試觀夫其園千章之荻合抱之楊立而成阡
躋厯下之岑堯望南山之孱顏修榦古枝出櫺造天
貌砧岫之蔽虧乍髣髴其雲煙思仙人之樓居尚輕
舉而高翻盍駕言其北游登斯渚而盤桓岡巒忽其

翔舞荻楊眇以如箸撫千里於一瞬收城郭以環堵
其下陂湖汗漫葭蘆無畔菱荷荇藻蘅荃杜蒹衆物
居之浩若煙海歲秋八月草木始衰乃命留畧觀魚
其雉鳴榔四合方舟順涯鱣鯉窟乎深塘兮鴻雁起
乎中泚復有桂舫蘭桹浮游其中榜歌流唱自西徂
東纖餌投隈微鱗挂空客顧而嬉傾盃倒鍾明月出
於缺嶺夕陽眇其微紅天耿耿而益高夜寥寥其方
中駭河漢之衝波披海岱之冷風恐此樂之難留兮

願乘槎乎星渚期韓終與偓佺兮采芝英於瑤圃庶
忘老而逸死兮路漫漫其修阻於是酒酣太息中座
語客曰自昔太公奄有此丘是征五侯桓公用之攘
楚尊周方其盛時山河十二號稱東秦臨淄遨樂中
具五民秋田青丘實圃海濱而薛又小邑也區區之
賦食三千人其強孰與比哉觀華不注竭其孤獻虎
牙傑立芙蓉菡萏尚想三周追奔執靽下車取飲僅
以身免困責質於蕭同尚何私乎紀甌而齊自是不

競矣夸奪勢窮雖強安在事以日遷而山不改則物
之可樂固不可得而留也忍而有之來不可持所玩
無固去何必悲齊侯之所雪涕而晏子之所竊嗤也
今我與客論古人則知述寓有感而歎歎豈不重惑
也哉仕如行賈孰非逆旅託生理於四方固朝秦而
暮楚曾無必於一笑尚何知乎千古於是客躍然喜
再拜舉觴而前曰凡主人言理實易求而我曠然已
忘昔憂使客嘗滿使酒不空請壽主人如漢孔公主

人輟然喜受飲反觴執客之手而言曰詩固有之未
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云胡不樂再拜洗觴而
酬客嘻然大笑

平野亭賦

金

劉文蔚

琅琊古郡海右雄藩介青徐之遐境跨蒙羽之名山
按經圖兮歷二千年之城郭詢父老兮曾十萬戶之
塵闌嗟繁華逝而不返兮久瀟灑於兵革之殘追前
賢創造之遺跡兮認舊碑剝落之苔痕一臺存於公

署之左兮其勢俯瞰東北之城垣寂寂兮瓦礫之墟
森森兮荆棘之攢昔郡守備禦之未暇兮其來亦孰
為之一觀越至元之己卯屬大統之中原太守以善
政而底譽監司由上考而來官乃因政之暇乘農之
閒且陶且冶載芟載刊役不兩旬而既畢里無百姓
之所關崇峻峭拔兮葺故基於九仞輪奐翬飛兮構
新亭之十間眠其下也綠樹漫漫市井班班夢宇參
差兮鱗次車馬彷彿兮往還靄萬竈之炊煙兮隔物

我以仙凡忽一掃其風埃兮驚夢寐於塵寰流好音
兮幽鳥生繞砌兮芳蘭棲朝雲於畫棟堆野色於危
欄忘萬感之紛擾覺六月之微寒鷺孤飛於霞際兮
疑星轉乎天端鷗羣集於沙上兮若波起乎平灘不
雕不畫兮入雲煙之清雅無陰無晦兮極村曲之縈
盤每公餘而自適縱却顧而前看一帶高深兮山水
秀千里沃壤兮邦畿寬莫不豁詞林之風月瀉胸次
之波瀾若夫與客共飲因公置煩列雲霄之雅聽促

玉漏之清彈倒鯨杯而吸翠發醉歌而怡顏懷古而
興感豈賞心之易闌非不知役不可兮難舉事不可
兮尚繁蓋賢者之所作能勞民於既安况乃諭之以
道兮人得其觀使之以時兮孰憚其難不徒宴樂於
此兮欲坐觀乎稼穡之勞庶幾知民之艱也

太白酒樓賦

元張頌

惟風姓之苗裔兮爰資始於虞義分徐方以啓土兮
廼任國之攸基稽成周之邦域兮屬東魯之封內逮

季任之處守兮至戰國而猶在既郡縣之遂置兮仍
舊號曰任城顧漢室之多賢兮繫白衣之垂名余登
樓以四望兮慨山川之不改滌沂泗之清冷兮盼鳬
繹之杳靄伊誰架茲棟宇兮謂太白之曾游時賀令
之稱賢兮微斯人其誰儔想勸醕之歡樂兮恍英靈
之在目鏘玉佩之陸離兮美荷衣之被服傷孔孟之
不可作兮歎中行之莫與睠耦耕荷蕢之為倫兮庶
幾超絕而可與指謫仙以相謂兮羌青眼以風開取

狂客以表名兮亦曠世之英才觀史氏之稱述兮固
莫知其志也世溷濁而獨清兮且高標之不可幾也
託舖糟而混迹兮蓋慕晉人之風流寧泥塗以曳尾
兮竊自比於莊周仰青山之峻嶒兮觀鏡湖之渺漭
朝欲攀其美木兮夕欲擘其宿莽仰浮游於太虛兮
疑籊雲而乘風將駕景而凌煙兮追高躅而奚從倚
朱欄而悵望兮天慘慘其無色俛清流而鼓枻兮空
盤桓而反側亂曰我思昔人神飛馳兮古今一息胡

俾我底兮往過來續逝者如斯兮

太白樓賦

明 王守仁

歲丙辰之孟冬兮泛扁舟余南征凌濟川之驚濤兮
覽層構乎任城曰太白之故居兮儼高風之猶在蔡
侯導余以從陟兮將放觀乎四海木蕭蕭而亂下兮
江浩浩而無窮鯨敖敖而湧海兮鵬翼翼而承風月
生輝於采石兮日留景於嶽峯蔽長煙乎天姥兮渺
匡廬之雲松慨昔人之安在兮吾將上下求索而不

可蹇予雖非白之儔兮遇季真之知我羌後人之視
今兮又烏知其不果吁嗟太白公奚為其居此兮余
奚為其復來倚穹霄以流盼兮固千載之一哀昔夏
桀之顛覆兮尹退乎莘之野成湯之立賢兮乃登庸
而伐夏謂鼎俎其要說兮維黨人之擠詬曾聖哲之
匡時兮夫馬前枉而直後當天寶之末代兮淫好色
以信讒惡來妹喜其猖獗兮衆皆狐媚以貪婪判獨
毅而不顧兮爰命夫以僕妾之役寧直死以顧領兮

夫焉患得而局促開元之紹基兮亦皇皇其求理生
逢時以就列兮固雲臺麟閣而容與夫何飄泊天之
涯兮登斯樓乎延佇信流俗之嫉妬兮自前世而固
然懷夫子之故都兮沛余涕之潏潏廟堂之偃蹇兮
或非情之所好惟不合於斯世兮恣沈酣而遠眺進
吾不遇於武丁兮退吾將顏氏之簞瓢奚麴蘖其昏
迷兮亦夫子之所逃管仲之輔紂兮孔聖與其改行
佐隣而失節兮始以見道之未明覩夜郎之有作兮

橫逸氣以徘徊亦初心之無他兮故雖悔而弗摧吁
嗟其誰無過兮抗直氣之為難輕萬乘於褐夫兮固
孟軻之所歎曠絕而相感兮望天宇之漫漫去夫子
其千祀兮世益隘以周容媒婦妾以馳騫兮又從而
為之吮癰賢者化而改度兮競規曲以為同卒曰嶧
山青兮河流瀉風颼颼兮澹平野凭高樓兮不見舟
楫紛兮樓之下舟之人兮儼服亦有庶幾夫子之蹤
者

黃河賦

明
薛瑄

吾觀黃河之渾渾兮乃元氣之萃蒸
濬洪源於西極兮注天派於滄瀛
貫后土之龐博兮杳元溝之晶明
過積石而左轉兮龍門呀而峻傾
薄太華而東驚兮撼砥柱之崢嶸
入大陸而北徙兮迷不辨夫九河之
故形經兩海而紀中流兮擢浮沈之
曜靈覽頽波而懷明德兮又何莫非
妣氏之所經營登崑崙而俯視兮固
彷彿其初迹馭高風而騁望兮遂周
游其曲直

何末流之混濁兮始清澈而湜湜
羌澹艷而徐趨兮
潑沚沚而自得觸險石以鬪暴兮
訕雷轟而轂擊天
宇擴其沆瀣兮渺上下之玄黃
霧雨霏霏而滂集兮
混邃古之洪荒微風蕩拂而渙散兮
天機組織其文
章頽焱浩而洶湧兮百怪垂延而簸揚
腥雲濁浪以
盪泊兮恍惚顛倒乎舟航靈曜升而赫照兮
乘正色
於中央望舒在御而下臨兮列宿涵泳其
光芒若乃
震秉符以行令兮百谷淫淫其凍釋
山澤沮洳以上

氣兮增滉漾之洋溢魚龍乘濤以變化兮杳莫測其所極祝融載節以南屆兮雷雨奮達以霽霑潢支流而股合兮百川奔而來會水輪困而漂拔兮蔽雲日而淘汰狂瀾洶其嚙岸兮塊土焉塞夫衝潰霜戒嚴而木脫兮少昊執矩以司秋洲渚緬邈而石出兮始殺湍而安流霰雪紛其四集兮顓頊乘坎以奮神大塊噫氣而歷軋兮流澌下而龍鱗層冰橫絕而山委兮河伯驅石以梁津羌險夷而明晦兮變朝暮與四

時飈風起而衝目兮
淋怪駭其難推覩圓方之一氣
兮恒來往而密移昔尼父之歎逝兮
跨百世而罕知顧川流之有本兮
與終古以為斯啓龍圖而翫太一
兮悟主宰之所為喟余心之未純
兮感道妙之如斯聊詞言以自明
兮庶晝夜之靡虧

奎文閣賦

明
李東陽

偉新廟兮既宮突高閣兮麗空海之右兮山之東極
灝漾兮爭龍從納沆瀣兮超鴻濛表日觀兮來天風

忽秋令兮始肅見奎星兮正中初徙倚兮欄前暫徘徊兮戶外殿庭兮巍哉與茲閣兮相對亭碑矗兮林立壇屋隱兮如蓋昔金元兮始構幾歲序兮更代歎軒楹兮煨燼紛瓦礫兮浮溢及輪奐兮鼎成謁冠裳兮咸萃覽舊蹟兮無餘撫孤根兮一檜吁嗟乎靡麗兮娉婷彼齊雲兮落星懷望兮怔營或籌邊兮見京夫豈若覩羹牆兮故宅誦典則兮遺經宛蝌蚪兮孔壁恍金絲兮魯聲感春秋兮絕筆憶詩禮兮趨庭存

奇文兮籀史脫虐缺兮秦坑藉神鬼兮訶護閔山川
兮精英乃有韋編兮竹簡石墨兮溪藤汗牛充棟兮
不可以數計又奚問兮何名幽并兮青兗渺宮牆兮
在眼景行兮高山每為憾兮不淺金書兮玉節幸吾
生兮未晚邈秋霄兮愈決恨夏日兮猶短仰聖道兮
彌高思古風兮漸遠閱千載兮一時曾一慨兮不滿
睠遺駕兮可攀尚頽波兮在挽噫嘯噓靈有地兮傑
有人賢有象兮國有賓下后土兮上高旻軼倒景兮

離塵紛博典冊兮窮皇墳厲夕惕兮求朝聞豈徒析
蟲魚兮隱義辨亥亥兮疑真訝雨粟兮天半降青藜
兮夜分蓋方舞干羽兮七旬徧絃歌兮八垠占聚緯
兮周髀聽環橋兮成均殆將興兮吾道庶不朽兮斯
文巍乎高哉勢不可以極茲閣之名兮並列宿而俱
存

南溪賦

明 李東陽

西涯子寓於南溪之上公事既竣賓客盡散清風徐

米旭日始旦春服漸成烏紗微岸方衆景之駢列忽
羣憂之一泮沿隄而步則蒼蘚繡地丹櫻燒林野食
呦鹿園鳴變禽繁華曜其陽叢篠蔭其陰松移徂徠
之峯石出太湖之潯境已曠而復幽路將窮而轉深
乘舟而泛則泓碧長曳汰痕圓暈虛亭倒影下入無
朕凌穿荇繞條遠疑近飛羽夾翔游鱗作陣俯空鑑
以窺明激輕濤而拂潤雖非浮海之大觀亦得風雪
之真韻登城而眺則面引鳬繹背負岱宗左拱尼山

之巉巖右瞻文廟之巖從古泗北枕清沂南帶遼泉
出乎其側汶水繚乎其外深池曲竇下與溪會復有
平疇萬區大澤千里高原隱伏廣路長迤天冪冪以
四布雲飛飛其如駛思兩儀之既闢見萬象之流峙
乾坤渺其無際靈氣究乎攸止不然則一溪兮幾何
吾寧獨羨乎此偶遇孔氏之父老過而問曰美哉溪
乎其源可得而知乎父老曰此周封之遺墟漢國之
故池也其前則兩觀之門其後則靈光之基也地以

人勝事隨代更逮我故公而南溪是名滲漉汙濁澄
渟清冷塞者疏而為通涸者瀦而為盈防危有隄臨
深有凭培舊植以為堅綴新葩以為榮斯溪也乃冠
裳之所咸集軒騎之所必經詞林侈以為盛事海內
想聞其風聲矧伯仲之俱美與東莊而並稱余嘗覽
薊游燕檣吳纜楚忽使輶之東邁弭余節兮鄒魯魯
之山兮嶽崎魯之水兮漣漪匪王事之在躬余何為
乎此溪窺聖途之浩蕩望學者之津涯歎時乎之不

再觀逝者之如斯惟德澤之汪濊配宮牆之崔嵬家
與國而咸休名與牒而俱垂吾固知金石之足恃託
文章以為期於是衍聖公揖而進曰嗚呼此先君子
之志也先生幸為我賦之余曰嘻有是哉乃呼墨援
筆書於堂壁徘徊日久蓋三宿而後出也

東蒙山賦

明公 鼎

有客問於余曰若之國有名山乎曰有曰何居曰為
蒙山曰是魯顓臾之蒙山與曰然曰嘻先生欺余哉

宇內之名山九東方之岳鎮二蒙不處一焉是烏得名先生欺余哉曰子未覩其閼巨也客曰子詳而言之何如余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余請以畧言之子以畧聽之原夫厲山氏之分布元氣也觀其次序相其經緯產生山谷以育萬類其在陽州申土則震帝之攸出也天孫之攸居也於是五嶽之首生焉命其名曰岱宗岱宗之亞爰有東蒙神禹因之以藝淮徐魯公有之以荒大東顏母鍾之以誕聖尼父登之

以命名培塿教巨丘阜云亭拱乾儀而作柱亘坤維而處中在奎之野則上天之武庫也在魯之分則九州之輿區也推其方位則青帝重華之司理也稽其疆域則少皞大庭之封殖也瑯琊在其東則秦臺之隆崇焉徂徠在其西則竹溪之幽勝焉大峴處其北則穆陵之嶮巖焉鄒嶧處其南則書門之空洞焉雄都巨鎮名山大川千百萬億綿絡周環孔穴相通縷脈相連輪囷堙塞融結彌漫積德宣氣會於茲山其

廣數百里其高八千尋左青右充襟溜帶澗向淮之
陽背濟之陰首飲東阮之麓尾入長河之津其峯七
十有二其洞三十有六內絕涯際外峙嶙峋控中華
而跨江表履海岳而戴星辰上則朦朧邈忽溟滓漫
漉含霧出雲侵極歷漢下則雨香芝露瑤石玉林紆
謫突竇鬱律陰森冠以香鑪之形環以向背之勢界
以瀑布之流藏以洞天之秘霍以祛塵之風周以廣
野之氣竦岫懸崖殊態竒致層峰疊嵐參差膠盭四

序隔閼日月虧蔽亭午方中羲和絕晷薰夏炎蒸凝
泣淒颼巒岼岸律截辟龍從凌列缺兮吸沆瀣憑歎
歎兮窺鴻濛絡繹兮盤旋而鱗次趨走兮端拱而朝
宗澹兮雲中之垂翠黛幻兮天際之駕長虹玲瓏虛
透若珠光之在夜青葱明麗若蓮花之在空危石絕
磬嶽崎崩騰离离齒齒磊砢縱橫立如砥柱峭如鉅
鋒隱如伏虎突如驚龍燦爛如雲霞之興蔚起沒若
波濤之傾浴飛泉萬仞急湍千尺下臨九旋之淵上

倚暖眩之壁批巖赴壑衝澗激石響同轂轉撒若雪
集濺木濛鬆泌泌滄滄滂滂砢汨洶湧沕滴初汗漫
而紆餘又湑派而滅汨泝浹汪泐澆滴瀝長輸遠
遊機發颺疾流為沓汶匯為雷澤底無潛甲上無寧
翼遐視逖聽恬愉慟擊節揚音倏驚倏愕於是
有神蛟奮鬣赤螭振鱗元駒白驥潛岩處深文魚鮮鯽
煩黦紛紜消泉之鯉躍波之鰭鰢魴鯢鱖鱣鱣
噉噉沸鬱攢聚浮沈鉛松怪石青濛五雲雙飛比目

奉符獻珍漂玉瑱瑱丹堊瑤琳瑤瑀青碧琥珀斑璘
蟪珠丹粟揚光飛文崢嶸奪目浩乎無垠其木則卷
柏樓松靈椿文梓圍以杔栝雜以楷枳柞榆槐棟檀
梧杞梓龍鱗鐵質盤踞拱峙披拂膠輶卷攣發翫奇
實珍果林檎香枏安平之棗閭河之桂秦人之桃朱
仲之李郁郁芬芬葳蕤蕤卑鄧林而不追掩雲夢
而靡記其草則黃文澤姑紫丹靡蕪銅芸膏本萑蒿
葍珠松腴羊韭地髓天蘇巔棘布結鹿竹扶疎將離

爛漫周盈華萼連翹商陸稀蒼漏蘆仙人列杖玉女
當塗茱萸赤箭如蘆菖蒲吐芳競秀叢雜紛拏周覽
汎觀應接不如國子之所不能博炎帝之所不能圖
其畜則鷓鴣載飛翡翠振翰翱翔往來呈輝耀豔鴛
鷺鵲鵲鷓鴣鷓鴣沙浦棲鴻高林集鸛元猿素雌悲
嘯宛轉玉衡為鳴瑤光為驚知歲相風鳥鵲之能含
珠懷珍雀雉之變豐狐野馬狡兔黃獨吳牛班狸駢
犛麋鹿戴角銜齒千類萬族跳躑陸梁颿颿逐逐又

乃豺狼絕跡荆棘不生石花成飴六月層冰青鸞高
翥彩鳳和鳴古壇陰洞十洲五城金篋玉策浩浩冥
冥有王母之會有五岳之形窅兮清隱之篆杳兮紫
金之經安期之所延佇偃佺之所經營姑射妨其綿
邈崑岳失其峻嶒於是有鹿裘念一之夫伽梨修慧
之子撫商岳而長留入天臺而至止結以璿臺環以
玉水煙靄下上林薄迤邐石鏡懸瓊丹霞散綺垂翳
夸谷敷華被沚菡萏鮮妍簞簞茂美秋月初流晨光

欲起霜文夕照陸離曠韓清風鳴條飛泉入耳遙翠
疎嵐幽流澹渚千柯向榮五芝競紫吐靈納玅攄奇
獻詭萬有皆空坐臨無時仰眺俯觀遺生忘死聞之
者影駭當之者神顛九洛之眩矚極矣六合之奧妙
備矣爾乃駕玉虬驂玄鶴乘倒影排閭闔窺鈎陳攀
斗杓登仙巔而振衣躋龜峰而飛舄長睇却顧容與
奪躒弘惝軼軋溟濛膠靄素女鼓瑟招搖閃灼飛揚
燎爍剌剌燐燐邀羨門於空同晤宓妃於廣莫飲琬

琰之膏採素蓮之萼服丹丘之茗奏瑤池之樂心澄
魂怡盪駭眩愕厭欲解之糾紛覩蒼旻之磅礴曳五
雲之章垂火王之珮叩金梁之曲彈流黃之鈎仰天
閭俯大壑乃眷東顧而作歌曰登崇山兮望殊庭驂
鳳駕兮揚霓旌招巫咸兮延太乙接廬敖兮遡紫清
崑崙恍忽兮弱木灑灑神州蒼茫兮裨海漠漠吾將
安適兮溘埃風而上征言未竟客廢然自失嗟然自
驚曰有是夫不有長卿無以知上林之富也不有子

雲無以知羽獵之雄也不有孟堅無以知兩都之盛也微子之言予烏覩夫閔鉅哉投袂而起再拜而退曰敬聞命矣

雲門山賦

明
黃 卿

賦曰望羣山之連且叢邃侈之珍斐衍豐形勝西蟠於岱嶽蒼翠東入於渤海蓋圖繪所未易罄咸葺靈而登之圖經乃有地伊邇而獨著形不峻極而稱靈眷茲雲門之挺峙實我郡國之南屏前若陵阜之秀

削比引岬麓於郊坰標翠靄於芳野疊确砢之峻嶒
羌暇豫而邀同志飾筇屐而愜游觀修坂逶迤而緩
策石磴攝齊而盤旋假牧豎以先導得藤蘿以躋攀
擇密陰而屢憩相箕踞於巨磐隱有助於腋趾忽超
陟於平巒顧叢樾之駢羅聆潏溜之冷涓快四望之
昭曠眇川陸之彩爛步容與而倚霞壁神飄飄而當
石門坐停翳而暑解嵐已盡而潤新靈曜烜烜其流
昇景風嫋嫋而披襟誦昔人之題詠拂磨崖之鐫文

諒彼美之發興同登高之矢音於是客避席而授簡
撤席上之芳罇時有錦雉咯咯而遠下皓鶴衝烟以
盼盼松濤颼颼而欲偃異鳥啁啾其遷林予乃振衣
長嘯却立矐視曰異哉斯門非峽非壑實壯遊之罕
覩噫何代之奇蹤遠望如側懸之巨甕又隱若攻透
之巨壙滿月朧朧於巖畔天鏡罔罔於半空近則闊
如馳車之巷窅如藏舟之壑伐豫章不足為之扉結
藤蘿不足為之箔誰為掃箒而無塵何庇風雨而不

剝復夏涼而冬燠痕非斷而非鑿疑吾邦之濱海有
竊奧之洞天時出弄乎烟霞作別館於斯巔或大蜃
之戲觸或雄蛟之橫穿或五丁之擲神杵石礮裂而
自圓昔北遊於恒嶽有舜時飛石之窟又聞達嚨國
之五寺穿大石而建屋願有質於諸客相酬答於空
谷曰辭其近矣攷實未也余乃遷坐再思俛愧非才
爰稽道書混沌以來越五百年名山一開金精玉液
如瀉如洄奇錦異水倚與邈哉客笑不荅余請正語

夫山者含澤孕靈布德也雲者山澤之通陰陽之聚也觸石膚寸泰山之雲也齊雲如絳衣殆茲山之謂乎爾其天氣下接景色夢夢初氤氲以如噓渺林石之如蒸蔚兮蒼兮氤氲騰騰蒼鬱縹緲淒淒翾變化卷舒霽霽飄游奇紋繁縟非塵非烟霖澍霰雪渥沐霈霈洋洋發育維山之宣洞岫無興於翕散寂然莫測其幽玄彼有誇丹巘翠嶂之巢岵絕壁崇巘之嵒岼異稱玉漿石髓之涵淥瑞有丹芝朱草之蕤鮮

雖播談之藻績較實用之孰先願山靈之恒德歲錫
我以豐年客嗎嗎以連酌歌大山而言旋

石澗賦

明

楊應奎

東海之西直望一千里石澗隆峻河流逶邐層巒坡
陀而憑負疊嶺嶙峋以盤崕上接聳翠之岡下臨無
底之濤當龍口之會衝侵廣固之遺址南通雲駝之
洪濤北注滄洋之名水龍堂歸乎其右廣縣頽乎其
涘盤磴參差溪壑深詭不長江而天塹截然非秣稜

而石城卓爾遠而瞻兮崇巒齒齒而有階可升近而
躡兮廣場坦坦而非路能跂躑道元粗載于水經富
鄭公創建乎亭壘注目於望氣之術裏事於攻取之
理巖秀隱奇韜幽埋旨類鴈蕩之絕境比靈湫之秘
汎禹工之所不及遷跡之所未跬道子難施於描寫
靈運徒勞乎尋沚當其陽和應序花卉報春柳依依
而垂媚桃夭夭而獻顰芳草芊芊於礫坂好鳥關關
於崖垠荇藻拖藍青綠迷津涓涓下注汨汨如淪或

斷或續乍屈乍伸聲如笙筑勢成鉞鱗奇觀入目異
景怡神坎蛙之見已駭海若之觀未伸殆若夏霖蕪
甸秋潦彌月千谿爭趨萬壑競發濁浪稽空大津成
渤轟颶澎湃浩蕩汨沒奔鯨駭蚪翻鷗躍鵲鋪兩涯
其如張落崩崖於再粹冰簾平掛以虛垂珠玉亂擲
而號琬聲振林木響傳巖谷馳迅雷於崇礪驚萬馬
而一蹙湧雪浪之千層碎冰山其再蹶三級齊翻連
崖俱滑遐足擬匡廬之瀑布邇可壓灤源之鈞突希

錢塘之怒潮分灩澦之春波金戈鐵騎高呼低咄鼓
吹鳴笳雜奏並埒忽號嘯而中哽方震蕩而遽歇離
婁失明於察形師曠錯聽而口訥千態萬狀不可致
詰殊響怪音莫能名揭至其霜降潦盡石出溜穿風
蕭索兮長林景寂寥兮空山險難踰兮坎軻交加深
叵測兮隕顙相連掛涎沫於荆榛留痕跡於涯埏涸
鮒作車轍之泣乾魚駭獵網之捐還實有之本質復
靜定之真緣盤石如洗可坐可筵巖壁如削可磨可

鐫帶魚龍出沒之迹遺砂礫捲撞之痕幽隱窈窕混
淪灣環土室窅冥而藏狐潭澤澄澈而遊鴛蒙密兮
衰卉鋪茵瑩潔兮白石弄班斷岸千尺懸崖百屨諒
物色之黯澹憶疇昔之喧闐固足驗變化之難窮亦
可知反覆之必然莊叟名篇於秋水尼聖垂訓于在
川此韓昌黎三致意於黃潦無源之戒而孟子諄諄
於原泉有本之言

弔陳思王賦

明

蘇濂

覽荒臺之嵯嶭兮斯黃初之故疆塹壘齧而蹇產兮
瓦礫莽沒而塘坳面墳衍之廣陸兮黍稷盈疇而歲
豐浮雲連蜷以四馳兮蔓草零露而瀼瀼慟達人之
不辰兮閱奇思而莫通蹇疊疊以窮蹇兮恨失時而
無當軫人代之倏易兮睇故宮之沈寥襲長夜之悠
悠兮去白日之昭昭將代工以熙載兮奚戴蟬而珥
貂竟埋玉以齋志兮徒徬徨於山椒心怵惻而震蕩
兮何所憂之鬱陶願一見兮吐胸臆靈惝恍兮不可

即涕潺湲兮沾衣中
替亂兮迷惑原野聞其無人兮
風慘慘而蕭瑟度巫史以筮予兮
掌夢疏帝以來格
秦篝齊縷與鄭縣兮
招具該備而無斃始博喻於四
方兮終歸來兮像室二八侍宿以
遞代兮姱容盛鬋
而色澤蘭膏華燭而相錯兮
飲酒娛樂而罔極儼佩
長劍之陸離兮威儀棣棣而可則
荷裳兮蕙衣霞為
御兮雲為旗羌容與兮水際
條而騰兮山之陟愧獨
守此無聊兮俯豆箕而齋咨
循隋岸以邐迥兮忽悵

悵之不平意初怛而侘際兮足超超而屏營誦瑤篇
以沈顧兮積憂思之弗寧感取齊與分晉兮言纒纒
而有徵固匪文墨之是務兮奚但杯酌之能勝屢表
試以見志兮君門遠於萬里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
梁閉而弗解丕既忌才而相形兮讒佞盈庭而日毀
維賦詩以吁嗟兮曰將不利於孺子詎沈湎之足樂
兮乃假此以免禍秦伯斷髮於荆蠻兮表刑餘之任
躬季札遜國以避難兮延陵終身而素封胡崇飲而

自廢兮有所託而懜懜雖三子之殊軌兮聿跡異而
心同鴻鵠高翔於雲漢兮燕雀啾啾而弗喻也君子
含垢以處屯兮時人不知其明夷之故也謂露才以
取忌兮不克明示其讓位之素也委麴蘖以汨沒兮
夫豈耽此醑也習聞夫女無美惡兮咸入宮而見妬
也乃故犯此明戒兮孰謂明哲之務也讓以天下而
民無稱兮斯亦至德之度也鍾嶸表文章之聖兮靈
運稱八斗之才竟龍驤於藝苑兮終虎拜於堯堦彼

黃屋之足榮兮陋釋氏之劫灰遺芳躅於來茲兮等
山嶽之崔嵬嗟叟子之么麼兮同朽腐於草萊抱遺
文於空谷兮胥悲歌而徘徊羞澗毛於蘊菜兮咏招
魂乎歸來親鉛槧而長謠兮效楚夢以寄哀

蓬萊閣賦

明 潘 滋

厥惟登州在昔牟子星分虛危地接瀚海出日之方
產藥之宸泉有溫湯城曰不夜於是寧州開煙霞之
洞文邑築望仙之臺庶幾遇子喬於緱氏接玉女於

天台者也於是楚之客而至齊者言於齊伯小人以
吏事聘於諸侯無所辱命則必觀蓬萊而歸矣齊伯
曰諾穀旦惟差僚佐胥會霜戟明鸞車噦建霓飄
羽蓋步自刀魚之寨經於沙門之宮重嶺巍巍以佻
仡連岡閼閼以龍從磔逶迤以層升周寥窈而徑至
覽檀巒之秘偈覲蒼巘之繪事薜藟鉤韻以倩制麗
馳睽睽以騰游像罔閃面以竄宵鰐螭菌蹠而駢顛
於是鳴籟吹華鍾撞肅龍妃祠海王爾乃置酒於晃

曠之室息燕於迢遞之軒輶瓊漿之霍灑蔬石華之
蜷蜷為坻為澠或履或船三醕二酬既沃既沾於是
停杯候潮釀酒臨浪極目空闊舒襟沆瀣氣泊漂以
不風天清冷而無雲夫何馮夷揮霍陽侯噴瀆淫淫
洩洩懸瀨襄漢澎澎淟淟流沫迸岸泊磴曠以傾騰
岡嶠岫而相脰紛盤盪以激雪訇赴勢以奔雷濶瀄
漚以迴颺渭淟消而飛滂恍蛇驚而鳥攫歛龍蹕而
虎跑斯可以為傑矣則又有傑者於是西望諸山大

竹小竹瀾霧渺煙峭壁無路絕壑連天大洋半洋案
衍亶曼千巢百窠窮之無端其上則翡翠孔雀鸛鵒
雉鳩其下則白虎赤狐駁馬驪牛其華則鴈紅枸杞
薏苡薜荔其樹則楂梨橡栗朱桐白榆其土則丹青
雌黃錫碧金銀其石則赤玉玄厲玫瑰琳琅斯可以
為宏矣則又有宏者於是重城言言以中峙大海湯
湯以四還似芙蓉之出水類明珠之走盤既星羅於
八州亦碁置於六衛貔貅備倭之如林冠帶鳴學而

如綴朱門燧於長衢黃芴綿於廣陌驅鱣織罽之鄉
負鹽黑齒之國斯可以為奇矣則又有奇者爾乃凌
丹崖而直上抗蓬萊之所基虹修梁以天矯猊穿柱
之躡踞魚鱗切迭於重栴蝦鬚戍削於綺疏莽霧晦
翳於藻井朝陽炫射於金鋪於是拜拊神鰲以揚鬐
運大鵬而奮翮青天蕩蕩引舌可舐匏瓜厯厯舉手
可摘啓果愚而流眄叫閭闔以披胸窺泰山之日觀
招九疑之祝融何大畜之天衢信憑虛而御風撫八

埏於我閨眇四瀆於盂盞雖身處江海之遠而心存
魏闕之上於是劃然長嘯草木振恐單衣無溫毛骨
盡竦爾乃揖客而下洗盞更酌雜坐巖楹踦屨盤礴
握取石子射覆縱謔既而碧雲垂於員嶠明月出於
西山發商歌而互荅放白鶴以高騫於是潘子顧謂
客曰今日之遊樂乎客曰樂則樂矣然而有所聞者
未之見也有所慕者未之遇也潘子曰何謂有所聞
者未之見也有所慕者未之遇也客曰昔蓬萊之仙

有安期生之出阜鄉麻姑之降蔡經此而無之是虛
名也有而不見是虛行也二者無一焉而可潘子曰
異乎吾所聞徐生侯生入海求仙者是方士之瞶也
文成死藥大誅明天下之無仙人者是武帝之覺也
今吾與子之登斯閣也有所見有所遇矣太公之興
於營丘尚其功也魯仲連之辭封爵高其志也韓信
之軍於澠水屈其謀也田橫之入海島服其義也孟
子述先王之遊觀止邪心也仲尼之欲乘桴浮海示

有為也。今聖人在上，百臣成能，天無烈風，海波不興。
歲豐人足，訟簡刑清，於是致白雉於越裳，來肅慎之
楛矢，内外向風，遐邇一體。然後作為雅頌，陳之清廟，
告厥成功。書之竹帛，以垂無窮。此蓬萊之實也。若夫
流連之樂，神仙之事，何足多乎？客憮然避席曰：「吾乃
今得聞先生之風，願敬受教，無他。」

躋雲橋賦

明

王元賓

辭曰：滕子舊封漢蕃，故治世家，見遺於遷史。山川僅

存於班志合鄆薛以拓疆介徐克而建置地分兩都
之中路總八省之會雉堞翼翼以北拱諸水泱泱而
西逝瞻彼梁溪帶我城陬爰有石杠跨彼洪流雖習
坎於春冬每盛漲於伏秋水之注也如歸乎巨壑橋
之隘也若扼其咽喉衝激則傾柱而裂石汎濫亦沈
陸以浮丘膠行李於泥塗阻賓客於置郵苟津梁之
不設誠遠道之無由賢者經營兮歲惟敦牂命五丁
使開山兮輓牽牛使服箱藉鞭策於神人兮法精鍊

於媧皇伏靈龜以負砥兮比鼃鼉而架梁虹影穹隆
以曲抱兮龍勢蜿蜒而橫僵象支機而列表兮擬霞
標而建坊當其晨光初開煙霏未散遠而望之似吳
門之曳匹練至其皓月既升星河俱燦俯而視之類
閣道之絕銀漢白獺深穴而莫嗥蒼蛟被創而下窟
秋水時至濁潦灌川軋磐涌裔潏汨潺湲如振如怒
乍却乍前莫不按疏門而分浪循虛窟以輸湍其奮
迅騰沓如秦師襲鄭超乘而過成周其清升踰蹠如

漢軍擊楚束馬而度重關故夫天子開明堂而受計
方嶽首燕路以趨塵車馬輶殷以奔雷冠蓋縹緲而
承雲公車才子揮彩毫而題柱建節使者駕赤駟以
迴輪逐臣去國愛子從軍披塵襟兮傷遠道舉征袂
兮泣羅裙又如妖麗名姝游閑公子高堰曲堤清明
上巳度金羈褰羅綺泛霞觴褰芳芷長袖嫋嫋以覆
欄靚妝盈盈而照水別有至人冲漠達士恢奇或冥
搜以獨往或因遠而赴期忽成仙而化遼鶴亦受書

而為帝師仰孔氏之化育悟莊叟之玄機觀鯨魚之
游樂玩雌雉之得時嗟夫悲歡異情靜躁殊向利用
皆然信美難狀斗子殊沿於俗傳躋雲略名其想尚
非夫濟巨川之才安得致青雲之上看世路之坎壈
孰有若斯塗之坦蕩者乎

弔故鬲城賦

國朝

朱履慶

月朔于役路出東原遙矚大野土曠禽喧高陵前峙
古徑右蟠遵河曲而見故壘穿林隙而陟頽垣奚童

告余曰此故鬲縣也城郭壞人民亡我車我徒有夷
之行余聞而慨焉當昔炎漢初興設牧分疇郡曰平
原部領青州四河盤錯之區二東邊鄙之陬人熙攘
兮莊嶽物紛屯兮齊丘爾乃易侯封置亭縣隸蒼赤
祀壇墀劃崇墉以禦侮剡溝隍而備戰於是鼙鼓布
令縮版奏功垣表數里闔闕四通雉堞亘乎平野烽
櫓屹乎高空城上黃昏兮仰明河而勤戍柝城中清
旦兮覩旭日而聽晨鐘潤色禹甸點綴堯封歷兩漢

晉宋之朝將萬祀為屏翰胡齊魏隋唐以降乃一旦
而蒿蓬叢榛夾道宿蔓連阡苔侵敗礎鹵暈殘甌田
豎朝耕獲半規之碎玦邨童晝牧拾五銖之敝錢禾
黍離離兮舞秋原而蕭瑟檉楊裊裊兮媚春月而嬋
娟平眺兮塵合登陟兮雲連又孰辨夫見麟之里而
探夫蓋節之淵加以凝霜飛雪卉木枯萎野燒盡禿
驚沙自吹走驕狐於古堞鳴餓鴟於荒基杳人跡之
遼絕兮青燐廣漠被天風之凜冽兮白草寒曦紛斷

厓兮聚穽更廢壑兮凍漸羌躊躇以四顧乃目慘而
心悲亦有雲臺通侯露門學士舞室燕堂雕甍文彫
問喬木之遺蹤亦傾圯而盡毀更有渤海名賢元嘉
循令琴韻絃歌錦才花政問甘棠之餘陰亦剪伐其
已罄若夫居奇之客列肆之商玩陳珠璧幣號玄黃
嗟吳蜀之瑰異亦冰消而霧藏與夫服勤之子秉耜
之夫舍儲千箱籌握萬帑嗟委積之紅朽亦陵落而
丘墟以至芸牕妙質幽閨麗人呈蘭心乎機杼鬬月

貌而笑顰服御侈夫綺縠釵鈿雜其錯珍亦皆紫玉
飛煙艷骨成塵豈復知悲歡之殊致而寵愛之闕心
也哉於戲盛衰本遞變沿革無常期天運盈則缺人
事滿則虧達者見其理視之若等夷援琴而命操舒
我佚世思歌曰日月逝兮時代更滄桑易兮陵谷平
俯大塊兮共盡奚惆悵兮鬲城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二